



英雄花束

YINGXIONG HUASHU



英雄花束



英雄花束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3.75 印张 1 插页 256,000 字

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000 册

书号 10111·1195 定价 0.96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报告文学集，共收入作品二十七篇。

这里，有对饱经战阵，宝刀不老的老英雄的热情讴歌；有对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的，骁勇善战的年轻指挥员的衷心赞美；有对董存瑞式的英雄，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好汉，活着的杨根思、黄继光、雷锋……以及许许多多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和支前民工的热烈颂扬。

这些作品，感情真挚，文字流畅，写景状物形象逼真，人物刻画生动传神，充满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激情。

封面设计：廖宗怡 林声光

目 录

- 霹雳战士梁英瑞肖允康 张 武 杨民清(1)
- 威震峡谷的七勇士理 由(20)
- 苍山飞来的雄鹰徐 军(36)
- 老将出征李继光(52)
- 生命之歌雷鸣春(75)
- 第十一个月军龄..... 翟汉球 许文茂(91)
- 浴血沙场显英才虞 丹 李孟昱(109)
- 青春的异彩向 明(130)
- 坦克兵何相孟冯 地(147)
- 虎穴鹰目王 峯 阎宪奇(171)
- 战友之爱章 明(190)
- 捕俘记李恒茂(210)
- 挖“地老鼠”许文茂(222)
- 硬骨头战士王贤良(233)
- 炸桥记唐桂枫(251)
- 老英雄李培江的故事罗德祯(269)
- 为主力“保驾”的人李 巍(285)
- 英雄铁骑李延柱 蓝阳春(297)
- “编外战士”张 武(307)

壮族人民的好儿子	姜庆肇	周寿祥(321)
有我无敌	陈定兴	姜柳初(331)
为祖国舍得一切		王贤良(344)
活着的杨根思		段雨生(357)
钢打铁铸的英雄		王立江(372)
从悬崖到坦途	雷 锋	(382)
战场上的活雷锋	冯 地	(396)
孤胆赤心	吴振录	(421)

霹雳战士梁英瑞

肖允康 张 武 杨民清

他把满腔迸发的血与火，化做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一声霹雳，把敌人的暗堡变为坟墓，铺垫了通向胜利的道路。梁英瑞——这个普通战士的名字，也象霹雳回响在边防前线，回响在亿万人民心中。

英雄梁英瑞是什么样子呢——高高的个子？魁武的身材？火爆的性格？……当我们接触了事实，这一切只不过是带框子的臆想。

梁英瑞是个普普通通的战士，身材高而不大，眼睛亮而不圆，乍一看，少点英雄气度，不象过去电影里那些“高、大、全”的超人，倒象是生活在农村的一个普通、正直、憨厚、腼腆的中国农民。

梁英瑞确实是个农民的儿子。到部队之前，他一直生活在广东农村。他的身上具有普通贫下中农的特征。

十岁左右的梁英瑞，曾经给老师留下过这样的记忆：

一天中午，妈妈领着英瑞到外婆家去，母子俩先来到学校请假。英瑞走到教室旁边的教师宿舍一看，老师正躺在木床上休息，没敢惊动，只蹑手蹑脚来到教室，取出书包，做起作业来。好长一会儿，急得坐在路边的妈妈前来呼唤，他才大声地答应：“老师还没醒，没请到假。”那个老师被喊声惊醒，当他明白梁英瑞做作业是为了等他醒来请假时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英瑞这孩子太老实了。”如果说这位老师的评价是一时一事的感慨，那么真正了解英瑞的要算村里六十多岁的李荣传老阿公。

李阿公是个“故事囊”，讲起故事来一个接一个。孩子们吃完饭，都不约而同地往李家跑。跑得最勤的是梁英瑞。

董存瑞炸碉堡、黄继光堵枪眼、雷锋做好事……英瑞和他的小伙伴一个个从李大爷的“故事囊”里掏出来。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。时间一长，李阿公发现小英瑞不光是在听，而且在做。自从那次讲完了“懒孩子”的故事，英瑞每天晚上都比小伙伴先来，一声不响地拿起扫帚帮老人扫地，又把小板凳排得整整齐齐的。李阿公的屁股刚沾在凳子上，正要张嘴给那些双手捧着小脸的孩子讲，英瑞立即递上竹筒水烟袋和火眉。

看着这个纯真的孩子，李大爷仿佛看到祖国新一代的希望。他总捉摸着要让孩子们心中装点什么，于是隐姓埋名，讲起了村里一个孤独老人的遭遇。

这一家三口人，夫妻俩就一个小女孩。男人被地主折磨得连饿带病，起不了床。家里只剩下两个红薯，女人洗了

洗，放进成年不见油花的锅里，煮给男人吃。生着了火，妈妈带着女儿上山挖野菜去了。灶里的火漫出来，柴草烧着了房子，那男人被活活烧死……

孩子们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，问那母女俩在哪？李阿公告诉他们，就是孤独的五保户苏阿婆。英瑞一瞬间象长大了许多，他瞪大眼睛，激动地对李阿公说：“我一定要照顾好苏阿婆。”话虽不多，可认真、诚恳。第二天，他跑到苏阿婆家，进门就说：“婆婆，今后我帮你砍柴担水，长大了挣钱养你！”英瑞的话温暖了老人的心。从此，放学以后，英瑞就绕道跑到山上，光着脚丫，捡柴送到苏阿婆家去。一天，半路上一阵大雨，把英瑞浇得全身湿透，当苏阿婆放下饭碗，帮英瑞解柴捆时，心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光着身子，把衣服披在柴草上？”“阿婆，柴浇湿了，你就烧不熟饭了。”苏阿婆心里一热，老泪滚出眼眶。这两年，靠了英瑞，苏阿婆柴没断过，水没缺过。

这件好事传到李阿公耳朵里，牵动了老人的思绪。晚上，他问英瑞：“英子，你为什么要帮助苏阿婆啊？”“苏阿婆在旧社会吃了很多苦，现在是新社会，我不能让她再受苦了。”英瑞天真地回答。李阿公一下把英瑞搂在怀里，他感到在这颗幼小的心灵中正散发着社会主义的蒸蒸日上。

天长日久，梁英瑞帮助苏阿婆打柴、担水、做饭、扫地成了习惯。这个习惯也培养了他乐于助人，舍己为人的精神。从梁英瑞的家到学校，要路过一条小河。一到枯水期，孩子们就脱掉鞋子，挽起裤腿，趟着没膝深的水过去。年纪

小的孩子不敢过，就要绕出三四里走小桥。十三岁的梁英瑞为了方便小同学，每天上学提前来到小河边，一个个把他们背过河；放了学他又等在那里，一个个背过来。盛夏，汛期一到，河水猛涨，往日能涉水过去的河面，现在把木桥都淹没了。孩子们只能用船渡河上学。一天，梁英瑞穿过拥挤的人群上了船，后面心急的孩子连跳带蹦涌上来。十一岁的小姑娘杨青生怕上学晚了，七扭八歪地从跳板向船上跑去，上了船人还没站稳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河里。“有人落水了！”“救人呐！”岸上、船上的人一起惊叫起来。小姑娘不懂水性，仰面朝天，手脚乱扑腾，一个浪头打过来，她“咕咚咕咚”灌了两口水，一下沉到水里。船上的人有几个连忙脱下衣服，梁英瑞扒开人群，把书包一甩，“嗖”地潜入水中，游到小姑娘背后，推着她往岸边靠，终于安然脱险。等露出水面，大伙看清他就是平时不哼不哈、老实巴交的梁英瑞时，一个个脸上都流露出钦佩、赞赏和惊奇的表情。

是的，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往往并不统一。然而心中有颗灿烂的宝石，性格的外表总难遮住它夺目的光辉。从这偶然闪现的光辉里，人们看到了梁英瑞的内心，他心中蕴藏的是一团岩浆；当它冲决性格的地壳时，你才能看出它所具有的能量。

二

一九七三年一月，梁英瑞应征入伍了。他当上了一名喷火兵。这个身高一米六六，体重四十九公斤，胸围刚八十厘

米的瘦条个，能否驾驭性格暴跳的喷火器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喷火兵？和在家乡一样，很少有人知道他所具有的能量。

梁英瑞还是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。他和大家一样预习，懒没偷一分钟，汗没少流一滴，但在考核中他却现了眼。一连三枪，枪都瞄得很准，谁知一击发，油一喷出枪口，后坐的枪体就象一匹扭头乱跳的野马，横扫到一边去，别人的火喷出去一条线，他却画了个圈圈，活象一个扫帚星。

“扫帚星”这个传说中的不祥之兆，在梁英瑞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，连他自己也怀疑能否当好一个喷火兵。连长高纪祥看透了梁英瑞的心思，晚饭后领他到海堤上漫步，给他讲了两个生动的战例：那是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，敌人的明碉暗堡密密麻麻，封锁了部队的通路，喷火连的战士冲在前面，一枪一道火舌，准确地射进敌人吼叫的机枪射孔，喷火器消灭了全岛百分之五十的地堡，为解放全岛立了大功……。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，我军一个喷火小组仅仅三个人，扼守住山口，阻滞了一个连的敌兵不能前进。讲完故事，连长语重心长地对梁英瑞说：“喷火兵是我军向现代化进军的一个新兵种，在未来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臂力小是难掌握，但可以练嘛！一个革命战士光做力所能及的事还不够，还要敢于向力所不能及的困难作斗争，因为我们面临的是要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呐。”连长的铮铮话语，打进了梁英瑞的心。他第一次领略了“革命战士”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。他用连长的话作标尺，量出了自己从学生到战士的差距，决心用无私、勤劳的品性来锤炼坚韧不拔、死打硬拚的

革命精神。

从那以后，他发狠了。六十多斤重的装具背在自己不到一百斤的身体上，和同志们一起进行五公里越野跑，气喘不上来，他坚持；脸发紫了，他不停步；头晕呕吐，他顶住了。为了增强臂力，他找来粗粗的橡皮条，一头吊在树干上，一头拴住喷火枪，双臂向下猛拉，稳住枪体，从坚持十几秒练到能坚持五分钟。这中间的距离虽只有四分多钟，可他整整流了三个月的汗水。有道是：磨出来的意志，练出来的硬功。当他做为连队的尖子从军教导队喷火集训回来后，吃“烧饼”的喷火手已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。

如果说刚参军的梁英瑞是块好铁，现在的梁英瑞就是块好钢了，无论党把他打到哪里，都不会卷刃。

不久，上级调他到部队的造纸厂当锅炉工。一踏进造纸厂的锅炉房，梁英瑞心中的炽热岩浆，就把炉膛的火燃得更旺。锅炉工是个力气活，每天他把一千多斤煤一锹锹扔进熊熊的炉火上，又一锹锹地把几百斤煤灰掏出来。一进锅炉房，就象进到蒸笼，就象打开了汗水龙头，可梁英瑞从不叫一声苦。

过了一阵，领导上又叫他当造纸车间的操纸工。不到一个月，他的技技就和老战士不相上下。他能够从机器运转的声音辨别出各种故障的信号。一天，机器上的气压达不到规定的压力标准，温度上不来，烘干机内的托浆布开始出现积浆现象——这是出事炮的征候。梁英瑞顺手搬过一个铁架子，迅速爬上去，准备用手清除积料。不料铁架一晃，转动的导

纸棍把他手臂卷进烘干机里，一百多度的高温，立即把他的小臂烫熟了。同志们关掉电闸时，梁英瑞已昏迷过去。

一个月后，梁英瑞从医院回来，左小臂上留下了一条长六寸宽一寸的伤疤，碰着硬东西就流血，更严重的是左手失去了灵活性和握力。医院发给他三等甲级残废证，他退了回去，回到连队谁也没有告诉，连指导员都不知道这件事。

时隔不久，连队转去种田。整天插秧、拔草、耘田，什么事都离不开一双手，这对梁英瑞是个多么严峻的考验啊！每天劳动回来，伤残的手臂总是被芒草割出一道道血口，黄水和鲜血不断地往外渗，睡在床上又痒又痛。为了不让同志们发现，他就用塑料薄膜把手臂裹起来，天天坚持和大家干一样的活。后来，伤口溃烂了，卫生员才揭开了梁英瑞的秘密。

领导上为了照顾他，让他协助别人放牛，可他却把别人当作助手。六十多头牛，喂得膘肥体壮。

领导又调他去喂猪，一头养了两年才长了六十多斤的“老头猪”，在他的精心调理下，不出一年长到二百多斤。两年，他为连队提供了一万七千多斤猪肉，还支援地方生产队四十多头猪苗。全师养猪第一的红旗到了他们连就没挪过窝。

辛勤的汗水，赢来了热烈的赞誉，战友们夸他象雷锋，象王杰，象张思德。也有的说他谁也不象，他就象他自己。他生性沉默寡言，调皮的战士打趣地说：“不响的闷炮得石多哩，革命就是需要这号战士。”

就在这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梁英瑞不声不响

地入了团，入了党。他身子还是那样瘦条，性情还是那么沉静，心地却成了经过革命熔炉冶炼的真金，比什么都坚硬。

三

南去的军用列车，好象知道出征战士的心，昼夜兼程，风驰电掣般地前进。

车厢内，几天没合眼的梁英瑞，斜靠在背包上，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，望着窗外闪过的一棵棵木棉树出神。一九七八年广西南部的冬天是个暖冬，刚到十二月，木棉花就开始长苞了。人们称木棉花是英雄花，花开时节，满树火红火红的，着实喜人。兴许是这花蕾和他的心花将一块怒放吧，此时，他对英雄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

当了六年兵的梁英瑞，眼看就要退伍了。他常想：这些年自己在部队生产基地造过纸、种过田、放过牛、喂过猪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虽也做出过一点成绩，但自己毕竟是穿军装的人，是和枪杆子打交道的人啊，就这样退伍回去，能算尽到保卫祖国的责任吗？每每想到这些，梁英瑞总感到壮志未酬。

祖国终于下达了“自卫还击，保卫边疆”的命令，现在，他正急驰在南下的征途上。他想到首长的嘱托，战友的期望，自己的决心。他将要用战士对祖国的忠诚，来为自己短短的戎马生活作一个完美的总结，请人民检验他是否虚度了二十五个春秋的光阴。在这种壮怀激烈、浮想联翩的时刻，他怎么能闭上眼睛？！

可事不随人愿，梁英瑞来到边防前线，脚跟还没站稳，

就来了扯后腿的。大哥来了一封信，说母亲要他复员回家。这真叫他窝火，这是什么时候呀，扯后腿也不选个时候！但又一想，这件事也不能怪他们。去年九月探家，他看到整天眩晕、久病不愈的母亲，为他的亲事想成一块心病。后来还是未婚妻通情达理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一没摆庆婚酒，二没买糖烟茶，将就着借来一床蚊帐，一对枕头，临时腾了一个房间，结了婚。母亲的心事了结了，病才渐渐好了一些。如今要上前线打仗，母亲又免不了为儿子担心。六十多岁的老人了，大道理一时半晌也说不通。梁英瑞怎能不焦心呢！

这天，连队召开了一次控诉越南反动当局反华仇华罪行的大会，请来了几位难侨和边民现身说法。他们大都是些肢体不全的人，有的被地雷炸断了一条腿，有的被炸瞎了一只眼，有的满身都是竹签、钉板扎的伤痕。有的看起来是个完人，可心灵上的创伤比谁都深。一九七八年被驱赶回国的难侨周峰京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为越南人民赴汤蹈火，七次负伤，荣立过二十多次战功，奖章可以挂满一胸。去年越南当局竟将他驱赶出境，途中还活活逼死了他的老伴。边境青年余桂东，到自己的地里收割稻子，踩中越方埋设的地雷，被炸断一条腿。……梁英瑞听着这一段段悲惨的遭遇，眼睛湿润了又被怒火烧干。他紧锁浓眉，细细思想：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收获自己劳动的果实，却还要付出血的代价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为越南出生入死的英雄，却被当作“第五纵队”予以迫害，这是什么居心？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省下来支援越南人民

的二百多亿人民币，在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看来，又算是什么呢？他们欠下的血债，不仅是余桂东老乡的腿，周峰京老伴的命，他们是辱没了整整九亿颗中国人的心啊！现在我肩负着祖国人民交付的重任，严惩越南反动当局。在这场正义战争中，谁要后退一步，谁就是对人民的背叛，就是可耻的逃兵。

梁英瑞认定了这一条理，当晚，就给家里写去一封信。他激动得有点颤抖的笔，流出来的仿佛不是墨水，而是沸腾的热血。他要用战士的热血温暖母亲和一家九口人的心。

正是欢度春节的日子，家里来信了。全家人都为他在边防前线保卫祖国感到光荣，并且告诉他，热心肠的妻子黄秀娟，为了代他照顾好父母，使他安心在前方打仗，毅然放弃了在工厂当工人的固定工资，来到农村家中落户。新媳妇一过门，喂猪、养鸡、洗衣做饭，样样都干。在队里生产，不出三个月，成了全村的生产能手，乐得婆婆连嘴都合不拢。

梁英瑞知道，妻子照顾的是婆婆，安慰的却是自己。到边防前线后，黄秀娟给他来过八封信，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身分，不断鼓励他安心保卫边防，为国争光，为中国老百姓出出心里那口气。她表示：“自己也要做一个光荣的军属，努力生产，支援前方多打胜仗。”

有这样一个心红志坚又通情达理的妻子，梁英瑞还有什么可牵挂的。在临战练兵中，他一颗心扑在练兵场。为了弥补在生产部队没学到的军事技术，他起早贪黑，中午不休息，同志们劝他，他说：“嗨！养猪那阵婆婆妈妈搞惯了，中午睡

不着。”说完又练开了。为了使曾经负了伤的左臂增强臂力，他每天坚持拉橡皮条，撑臂，拉臂，每练一次三层衣服都透湿。一天，班里练单兵战术——敌火下运动。梁英瑞从来没练过这个课目，姿势高，速度慢。班长比他少当两年兵，为了照顾老兵的威信，也没叫他重来。梁英瑞回头问大家，自己做得怎么样？战友们只是笑而不答。收操后他挨个问，终于从愣头青新兵杨义雄嘴里掏出了实情。他二话没说，拉着小杨做检查，一连五个中午不休息，练了个满打满的优秀。应用射击中的好几个练习也在全连名列前茅，投弹五十四点五米，战友们都夸奖他进步快。他眯缝着眼睛，嘿嘿一笑，说：“眼看就要打仗，慢了不行。战场上要立不了功，回家我都没脸见我爱人。”

轰隆的炮声唤醒了沉睡的黎明，一发发带火的炮弹划破了边界那边黑暗的天空。

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，中国人民向越南反动当局讨还血债的战斗打响了。负责攻打那行地区四号高地的边防某团二十连，经过一晚隐蔽接敌，六点二十分准时进入冲击出发阵地。我军急风暴雨般泻向敌阵的炮弹，不断发出裂人心肺的巨响，附近几个山头都在扑扑抖动。山顶上火光四射，浓烟滚滚。被炸飞的土石、木碎劈哩啪啦落在战士们的身上。垂死的敌人不时发出阵阵绝望的哀鸣。这就是我们年轻的战士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战争，一场还击侵略者的战争。

潜伏在洼地里的梁英瑞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双手把步枪